



李如辉 著

发生藏象学

FASHENG ZANGXIANGXUE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发生藏象学

李如辉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生藏象学/李如辉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5

ISBN 7 - 80156 - 446 - 4

I. 发… II. 李… III. 藏象理论—研究
IV. R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578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 7 号 电话:64151553 邮编:100027)

(邮购联系电话: 64166060 64174307)

印刷者: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19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 8000

书 号: ISBN 7 - 80156 - 446 - 4/R·446

定 价: 1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虔诚的对待。……从 19 世纪到现在完全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目前中国的传统科学所面临的困境是某种“误解”的结果。这种误解是由于现代西方科学固有的错误而产生的。

——Manfred Porkert

张 序

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该研究的特有问题是对象的成长问题，即过程问题，着重揭示研究对象赖以发生、发展、变化过程的重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其应用迄今已有 250 年的历史。李如辉君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全国率先移植应用发生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并于 1997 年成功地完成了学位论文《肺藏理论的发生学研究》，填补了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的空白，开辟了中医理论研究的新的思路与途径，其方法和理论的诸多创新，得到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

本书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由点及面，集腋成裘，历时八载，对中医藏象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藏象学说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视。纵向上，将藏象学说的发生轨迹梳理为创生、从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以及藏象学说系统观念的最后确立三个阶段；横向上，就藏象学说的基本概念、藏府生理特性、藏府生理功能以及五藏与六府、志、液、体、窍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纠正了习惯认识的诸多错误，揭示了一系列理论的本质，并提出了一些可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假说。本书不但将藏象学说在现有

阶段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引向了深入，而且重新审视了中、西医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中医现代研究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理性分析，并进而为确定中医科研工作的方向提供了指导。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发生学方法的普适性，本书将为整个中医学的研究提供足资借鉴的线索或蓝本。此外，本书文笔流畅，旁征博引，论证严密，文理上也堪称佳作。

发生学研究可谓尝试，并没有足资参考的先例，同时，由于时空变迁，沧海桑田，欲完全重复某一理论的真实发生轨迹无异于对历史的苛求，因此，对于部分理论作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逼近真实的轨迹，针对某些理论，作者虽亦提出其发生轨迹的最大可能，但眼下尚未能给出确切的定论，有待于未来探究给出答案。

张珍玉

2002年12月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连 序

传统中医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沃土，其理论经历了2000多年的演化，李如辉博士首次移植应用发生学方法，把藏象学说回置于其赖以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动态的考察，这一研究思路忠实地贯彻了“对象选择方法”的原则，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传统中医学理论是当代条件下中医建设的原有出发点，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在误解中医的前提下，不论应用怎样的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怎样的研究，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更谈不上创新。而发生学研究正是将创新置于对中医学的正确、科学地理解这一基础上，从而为创新准备了正确、坚实、必要的基础和前提，这便是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李如辉博士1982~1987年在浙江中医学院中医本科就读时就是我的学生，现为我的学术继承人，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和文字功底。本书资料翔实，文笔犀利，说理透彻，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医学理论研究专著。

当然，中医界用发生学方法研究藏象学说毕竟是初步尝试，难免有不足之处，尚待李君加强研究，与时俱进。

连建伟

2003年元月于浙江中医学院

前 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这种认定使藏象学说得以跻身于中医学现代研究的热点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但这一系列进展似乎又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对阐明藏象学说的实质提供以卓有成效的帮助，悬而未决的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意味着方法的欠缺。科学史告诉我们，每一次重大科学成果的取得，总是伴随着科学方法的突破与创新。移植应用发生学方法对藏象学说进行考察，正是源于科学史的启示，这一大胆尝试始于1994年，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张珍玉教授的指导下，笔者在全国率先应用发生学方法对肺藏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本书正是这一尝试的进一步延伸。

本书以发生学这一新颖的视角对藏象学说从“纵”、“横”两个方向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审视。在纵向上，将藏象学说的发生轨迹梳理为创生、从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以及藏象学说系统观念的最后确立三个阶段。揭示了解剖方法对于藏象学说创生的始基作用，分析了从实体到功能态演化的内因、外因。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演化的具体方向——本藏藏象、阴阳藏象以及五行藏象。同时就异质的方法共同参与藏象学说构建这一同体异构

现象所产生的所谓“悖论”进行了分析。对于这些问题，此前，显然是缺乏认识的。横向上，就藏象学说的若干基本概念、生理特性、生理功能、藏府相合以及五藏与志、液、体、窍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理论的发生进行了探寻。这一探寻，揭去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藏象学说诸多理论问题上的神秘面纱，使一些崭新的剖面得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提出了一些可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假说。

总之，本书将藏象学说研究在现有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引向了深入，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效地纠正目前中医学研究在方法上的“偏执”，引导中医研究走出方法的“误区”，并为藏象学说乃至整个中医学的研究提供足资借鉴的线索或蓝本。这种从发生学角度研究中医的变革，正是中医学赖以发展的基础，它弥补了中医发展现阶段在继承环节上的先天不足，将中医学的创新置于对中医学的正确、科学地继承这一基础上，这便是发生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之所在。当然，这只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所力求的一个目标，而本书的实际水平，则可能与这一目标相距甚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某些场合也应用“脏腑”一词，但这种应用绝非意味着笔者提倡“脏象（脏腑）论”，其用意仅在于：揭示藏象学说赖以创生的解剖学基础和对所引用文献的尊重。

李如辉

2002年11月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发生学方法——实践的选择	(1)
第一节 藏象学说现代研究史略及现状述要 ..	(1)
第二节 发生学方法简介及评价	(5)
第二章 藏象学说的创生	(11)
第一节 第一部人体解剖学是中国人写的	(12)
第二节 《内》《难》的脏腑解剖学成就	(14)
一、五 脏	(14)
二、六 腑	(18)
三、奇恒之腑	(20)
第三节 解剖方法作为藏象学说发生始基的确认 及其意义	(22)
第三章 从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	(27)
第一节 演化的启动	(28)
第二节 演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31)
第三节 演化的方向选择	(35)
一、本藏藏象	(35)
二、阴阳藏象	(47)
三、五行藏象	(50)
四、“社会模式”藏象	(57)
第四节 评价——“智者”、“愚者”与“察同”、 “察异”	(59)
第四章 “悖论”及其认识	(65)
第一节 “悖论”	(65)

一、非解剖方法用以获取解剖知识	(65)
二、解剖形态学发现作了非解剖解释	(66)
三、非解剖概念比附于解剖	(67)
四、解剖实体补治非解剖实体的实践	(68)
第二节 认识	(68)
第五章 藏象学说若干基本概念及理论问题的发生学思考	(71)
第一节 脏象（脏腑）、藏象（藏府）	(71)
一、分歧的根源	(71)
二、究竟是脏象（脏腑），还是藏象（藏府）	(72)
第二节 藏象界定	(74)
第三节 五藏阴阳的界定	(77)
第四节 藏府之气的界定	(84)
第五节 藏府之气、阴、阳的相互关系	(86)
第六节 历代文献少论肺阳、肝阳、脾阴概念的原因再发现	(88)
一、肺 阳	(88)
二、肝 阳	(94)
三、脾 阴	(99)
第七节 肾精的概念及其与肾气、肾阴、肾阳、肾藏概念的关系	(103)
一、肾 精	(103)
二、相互关系	(104)
第六章 藏府生理特性的发生学诠释	(111)
第一节 五藏的生理特性	(111)

一、心藏的生理特性	(112)
二、肺藏的生理特性	(113)
三、脾藏的生理特性	(117)
四、肝藏的生理特性	(118)
五、肾藏的生理特性	(124)
第二节 六府的生理特性	(129)
第七章 藏府生理功能的发生学诠释	(132)
第一节 五藏生理功能的发生学诠释	(132)
一、心 藏	(132)
二、肺 藏	(138)
三、脾 藏	(166)
四、肝 藏	(178)
五、肾 藏	(187)
第二节 六府生理功能的发生学诠释	(197)
一、胆	(197)
二、胃	(211)
三、小 肠	(220)
四、大 肠	(222)
五、膀 胱	(222)
六、三 焦	(226)
第三节 奇恒之府生理功能的发生学诠释	(235)
一、脑	(236)
二、髓	(246)
三、骨	(247)
四、脉	(248)
五、胆	(249)

六、女子胞	(249)
第八章 藏象学说系统观念的最后确立	(263)
第一节 藏府相合理论的发生	(264)
一、解剖方法	(265)
二、司外揣内的观察方法	(266)
三、阴阳学说	(268)
四、五行学说	(269)
五、经络学说	(270)
六、实证与思辨	(274)
七、其他	(285)
第二节 五藏与志、液、体、窍关系理论的 发生学剖析	(287)
一、五藏与五志、七情	(288)
二、五藏与诸窍	(309)
三、五藏与五液	(317)
四、五藏与五体及五华	(322)
五、五行学说得失撮要	(335)

第一章 发生学方法——实践的选择

第一节 藏象学说现代研究史略 及现状述要

藏象学说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阐明生命本质、探索病变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便对五藏的突出重要地位有着高度的理论概括，曰：“五藏者，中之守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得强则生，失强则死。”（《素问·脉要精微论》）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内经》的这一重藏府思想一直在传承着。如清·王清任云：“著书不明藏府，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藏府，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上卷·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便是一例。新中国成立以后，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医学理论体系核心”的大讨论，尽管颇多相左的观点，如有以阴阳学说为核心者^[1]，有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者^[2]，等等。但在 1963 年全国中医学院教材第 2 版审修会议上，出于统一教材之实用需要，便对“核心”问题作了统一，即“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识到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理论是核心”^[3]。自此，藏象

学说便确立起其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直至眼下亦无不如此^[4]。在这样一个观念的主导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藏象学说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医学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无可争辩的热点，人们对其进行了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这种研究倘若从方法学的角度去认识，基本上遵循着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全面整理研究历代有关藏象学说的文献；一种是应用现代科学理论、技术手段研究藏象学说。这里无须赘述有关研究的具体内容及细节问题，但加意于所存在的问题，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科学和知识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的问题”^[5]。问题可以归纳如下：①概念的混乱模糊。概念是思维之砖，任何科学都是应用并通过一定的概念来揭示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概念的混乱模糊状态在中医学中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方能攻克的难题，藏象学说亦莫能外，如以肺气概言肺阳概念，肺气和治节概念之间的等同划一，肺藏这一概念至今未予以定义上的界定等。②理论逻辑的严重缺如。由于对众多中医理论的理解处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导致了目前所归纳的中医学理论体系逻辑严密性的严重缺如。就藏象学说而言，如我们推崇“脾为后天之本”这一“医理名言”，但在回答“没有清气死得比没有水谷快，为什么不说脾为后天之本”这类问题时却又无能为力。又如对藏象学说的两种概念——解剖概念和功能概念，我们提倡“两

种概念应分别论述”^{[6][7]}。殊不知这种处置实际上意味着藏象学说逻辑严密性的荡然无存。当我们将肺主治节功能作出这样的理解——“肺的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8]时，治节功能已被人为地与临床进行了剥离，临床上既无治节失常的病机证候内容，也找不到相应的针对所谓治节失调的方药，而“治节”在《内经》中又确实是作为肺藏的一大重要功能提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历代文献何以少论肺阳、肝阳和脾阴，不知道为何肺属金、肝属木、脾属土、心属火。总之，我们对于藏象学说仍然有着许多“不知其所以然”，以致未能建立起严密逻辑意义上的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认识上的混乱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已不是这种混乱是否存在，而在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混乱或这种混乱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必须在审视建国以来整个中医学所走过的路之后，才能找到正确答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基本上处于缺乏组织的无序状态，且主要集中在医学本体论（中医学的原理、学说和原则），而对方法论涉及甚少。缺乏组织的无序状态，导致了文献研究缺乏历史观点的致命缺陷，从而无法从演化上来把握有关内容。而注重本体论的研究，忽视了中医学方法论的开掘，囿于中医文献具体的表述本身，便很难发现中医理论（或表述）的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实质。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认识途径和手段，即它的科学方法，中医学之所以为中医学，中医学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医学，无不在于其独特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

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9]正是由于对中医方法论的疏忽，使得我们对中医理论的理解，滑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沼泽而难以自拔，此其一。医学改革一度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处于徘徊的境地，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面临着重重困惑和迷惘：关于阴阳实质的研究在探讨了 cAMP 和 cGMP 后便停滞不前；关于藏府实质的研究在得到功能轴一类的认识之后，难以深入；经络实质研究，除了一再证实它的客观存在之外，关于经络是什么仍然还是个谜。中西医结合研究难以持续深入下去的原因，若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积累性与突破性的对立统一，从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来思考，由此带来的启示是耐人寻味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未在继承环节上为创新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我们对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上述不足如果仅仅报之以回避的态度，那么，以分析还原思维为特征的医学工作者对中医理论的生吞活剥，甚至于曲解，便是极其自然的了。在沉默中人们的理性再次思考，并将目光投向现代横向科学方法论，“三论”挖掘中医成为中医现代研究的又一次潮流性运动，它不但证明了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同时亦为中医学现代发展提出了方法论的指导。但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东方古代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属于综合的低级思维，现代进入高级思维，它必然和过去的思维出现平行关系，但二者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人类思想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任何科学的高级层次必然包含